

優柔寡斷
賀耀組

胡耐安

天下多事崛起軍旅

賀耀組，號貴嚴，湖南寧鄉人，發迹後，人以賀四爺稱之。家道式微，因此讀過幾年私塾，勉強可以寫些報告之類後，便投入軍隊當司書，

由于營內長官的器重，保送他進入保定軍官學校，畢業後又去日本進士官，回國時正當天下多事，湖南又是護國護法諸役中的兵爭地，每當一回大兵之後，民間元氣雖不免大受損害，可是置身軍籍的人，却乘時紛起顯露頭角，一將功成萬骨枯，賀耀組也就是此中的倖運人物之一。他原隸屬于湖南「唯一」的一個陸軍師當團長，師長趙恆

忍取得了「省長」位置，將師長交與旅長宋鶴庚，另一旅長魯滌平，也擴編為師，這是民國九、十年間的事，從此，湖南省的部隊，便有了兩個師的番號。賀耀組也就水漲船高的由團長升充旅長，他是湖南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，師長是宋鶴庚，同師的第三旅旅長是唐生智。民國十二年秋，譚延闓氏的「湖南討賊軍」一度佔領長沙，雖說為時不久，討賊軍仍然返旆粵垣，可是湖南的「省軍」，却大大的事其擴充，由原來的兩師擴編為四師，原來兩個師長宋鶴庚和魯滌平都已離

湘，新編四個師長：是第一師賀耀組，第二師劉劬；劉原是魯滌平師的旅長，第三師葉開鑫；葉原任混成旅長，混成旅等于獨立旅；第四師唐生智。四個師中，論實力當推第三師和第四師為強，不過，葉開鑫素有「獸子」之稱，不足以和雄心勃勃的唐生智匹敵；賀耀組較有智謀，又是第一師師長，劉劬是本人既忠厚有餘，部眾又實力不足，那時的趙省長對於唐生智的跋扈，是頗有戒心的，所以賀葉便成為趙省長所欲爭取以置之心腹的目標；賀葉又同為寧鄉人，無疑趙省長對賀是優禮有加的。

督辦常德小康三年

那時的湖南，雅片烟公開買賣，湘西因為毗鄰貴州，洪江雖是一個縣屬小鎮，由於貴州雅片烟和桐油木材的經過；它便成為湘西除常德而外的一個大商埠。湖南省軍，各以其實力的大小分割成幾個防區，第三師的防區便是湘西，並且設置了一個「湘西善後督辦」名義由該師師長葉開鑫兼領，實際上便是讓第三師多增加些財源。

唐生智駐防衡陽，也兼領一個「湖南善後督辦」名義，這也就是唐生智日後投向國民革命軍

驅逐趙恆恩而獲得湖南政權的張本。賀耀組和劉劬，因為部眾的力量有限，沒有兼領什麼「督辦」名義；賀取得常德的防地，劉取得寶慶的防地，這樣的約莫「小康」了三年。

兔死狐悲首鼠兩端

民國十五年的夏間，廣東國民革命軍，正待部署北伐的前夕；唐生智在湖南醞釀驅趙（恆恩），暗地裏派員到廣州輸誠。當唐生智在衡陽發難時，賀耀組據說原有接洽，等到唐生智進駐長沙，勒死財政廳長張雄興後，張是第三師的參謀長；張和唐、賀都是保定同學。賀耀組不免兔死狐悲，深恐唐生智羽毛豐滿後反臉無情，便悄悄的離開長沙，走到自己勢力範圍的常德防地；他和葉開鑫聯結起來反抗唐生智。這時的趙恆恩，是在駐紮武漢的吳大帥（佩孚）那裏，掛上一個「援湘軍（？）總司令」的頭銜，通電發出，賀葉首先響應，當由「趙總司令」委任賀葉分任該援湘軍總指揮之類的職銜；同時賀一面接受援湘軍總指揮的職銜，一面又密派查荷生為代表，透過他的老上司宋鶴庚的關係，經上海到廣州去投奔譚延闓氏的門路。先是廣東對於湘局的計劃，

是在兵不血刃而底定三湘，除葉開鑫已率部隨同趙恆惕北走武漢外；擬以第九軍軍長予賀耀組。因湘省四師，唐既正式歸向革命陣營，劉鏞的第二師，實力是在旅長葉琪，葉原與唐生智有往還，早已一致行動；因此劉鏞就不大受人重視。葉開鑫是偏向于趙恆惕的人，雖說有人從事遊說，似乎時機還未成熟。唯有賀耀組，他原是一個首鼠兩端八面玲瓏的人，加上他的實力保留在常（德）澧（州）一帶；當下就派遣周燾三齎着第九軍軍長的任命狀前往常德，勸導賀耀組改正。不料周燾三路次長沙，就為唐生智阻止下來，一面申說賀耀組的決不革命，一面力保黔軍彭漢章出任第九軍軍長，時彭已進據常德，賀則率部退守石門一帶。

收拾殘部退守石門

比及查荷生到達廣州，譚延闓氏才知唐生智所說賀耀組不肯革命，是唐對賀的陷害，便派我（作者）以秘書名義，其實，我那時祇是一個渡假學生的身分到廣州，譚主席以我和賀的老長官宋鶴庚有相當的交情，要我經過長沙時與宋談一談，希望湘南人多參加一份力量來從事打倒北洋軍閥的工作。我和查荷生同行到了漢口，查荷生不敢經長沙去湘西，怕唐生智會殺他。他便隨同賀的兄弟繞道前往，時湘西萑苻遍地，查荷生在津市附近被匪殺害。我因取道長沙，時宋鶴庚已奉命任湖南宣慰使，我在宋的里仁巷公館逗留了四五天，當由宋和代唐主持省政的張代主席商洽，由宋派其外孫女婿王冕琳陪伴我，經常德臨澧

到達石門；賀時收拾殘部退守在石門，當下，我將譚主席對他的希望轉達；王冕琳也取出宋宣慰使寫給他的信給他。時賀另派赴衡陽進謁白代參謀長（崇禧）的代表毛秉文已有電來，報告白對賀之歸向革命陣營，願力為助。同時，我亦得譚氏來電，屬轉勸賀速就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師長，以示對革命之決心與誠意，賀當提出：（一）所部須編成六個旅，（二）所部不受前敵總指揮節制調遣。其實，賀所要求的編為第六個旅，除了谷正倫、毛炳文、李益滋等是他原轄第一師基本部隊外，其餘在湘西所收編的那些人，真個率部參加革命戰役的却祇有戴斗垣一旅。賀耀組受任獨立第二師師長後，便由石門移駐津市，以便經安鄉泛洞庭向湘陰開赴前線，參與原已商洽定妥的左翼作戰，左翼總指揮是第七軍軍長李宗仁，左翼所擔當的戰線是會同右翼軍沿江進取南京。不久，賀耀組所部在馬迴嶺打了一回勝仗，他的獨立第二師擴編為四十軍（？），他升充該軍軍長。十七年克復濟南時，賀是總指揮，礙于日本人的脅迫，在處理「五三慘案」的協定下，他遭受了「免職」的處分，不過，並沒有給他閒下來；不久，他就在軍事委員會擔任「調查統計局」（？）的主任，那是一個極重要的職務，但是，實際上「用人行政」，主任却無權獨攬；例如下面的三個處長各有淵源，是不能輕易更動的。

一度出任駐土大使

稍後，他又出任過駐土耳其國的大使，和

甘肅省政府主席，抗戰後期，他還擔任過重慶衛戍司令一個時期。由于他那優柔寡斷和貪婪自私，結果是「百無一當」。尤其在甘肅的政聲，落得了「貪污腐化」四字的批評。可是賀耀組他不但閉門思過，反而和一干倖進之徒東搞一個學會，西搞一個團體。這時，我和他也嘗相往還；我因交淺不便言深；我祇對他的妹婿羅人驥說：人言賀四爺猶豫寡斷，說不好聽的話，就是「首鼠兩端」；其實，賀先生不祇首鼠兩端，而且是首鼠多端，恐怕難免乎「身其餘幾」的無所結果。羅，是留日學生，衡陽人；後被衡陽土共殺害。傳聞：當他任重慶衛戍總司令時，毛匪澤東到過重慶，他在軍理鳴（振）家和毛匪見過面。三十八年春匪共進據平津後，賀帶着他的小妻倪斐君潛伏在上海，時發違害黨國的言論，同時可又四出活動湖南省主席，想見其人的利祿心切。

靠攏投共砧上待宰

上海淪陷前，他又在香港活動，並且還約集一批喪失人性沒有靈魂的夥伴，發出一個通電，那「四十四人」署名的通電，明顯的向匪共靠攏。賀如沒有死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；綜核他的一生，像是「愛向旺處飛」的小雀兒，也就像是「有奶便是娘」的嬰孩，說話時是一套，行動時又是一套，他騙過許許多多有深恩厚惠于他的人，事到而今，身在匪共的刀砧之上，任何權變機巧，也祇不過如待宰的豬羊，縱然哀鳴慘號，徒然的哀鳴慘號而已。